

晚清四川宣讲小说《保命金丹》 与《孝逆报》中的方言词 及其语音特征^①

王俊丹 周及徐^②

摘 要 考察晚清四川通俗宣讲小说《保命金丹》与《孝逆报》中的方言词语，将之与现在四川方言中的湖广话和南路话相比较，结合它们与今四川方言词汇的音义联系，可证明晚清四川南充一带方言已是以湖广话为主，印证了清代湖广移民的历史及其在这一地区完成的时间。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17FYY004）和四川省社科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② 王俊丹，女，四川威远人，阿坝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助理讲师。周及徐，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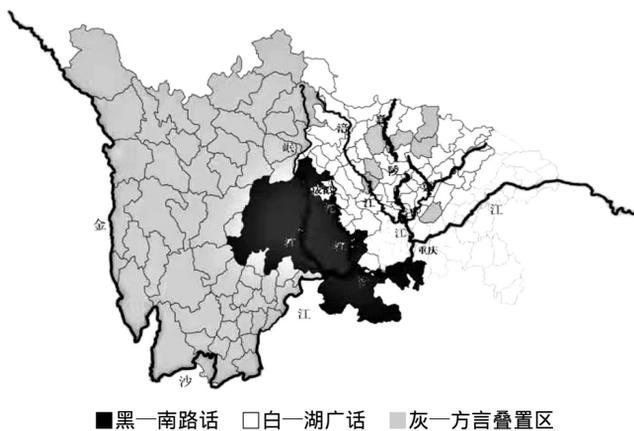
关键词 晚清方言 南充地区 湖广话 南路话

—

晚清四川通俗宣讲小说《保命金丹》与《孝逆报》由四川白话口语写成。其底本为木刻本线装,基本完整,由四川师范大学汪燕岗教授提供。这些书由《保命金丹》《孝逆报》《照胆台》等一系列同类的宣讲小说组成,据汪燕岗考证:关于这些书写作时间,《孝逆报》后署“同治重光协洽岁太簇月紫芝洞君题于果城之斗口山”。“同治重光协洽岁太簇月”即同治十年(1871)正月,该年当为《孝逆报》成书及初刊的时间。“果城”即今四川南充市。关于作者,据《孝逆报》的《重叙》可见,该书是彭悟真编集,其子彭祥仲续成的。卷一目录后又署“破迷子编辑、务本子校书”,则破迷子应是彭悟真。另发现《大愿船》一书也是破迷子编著,题“岳西破迷子编辑,果南务本子校书”,岳西即今四川南充市岳池县西部,果南为果州(南充)南部,两地相邻。可见破迷子彭悟真和务本子都是本地人。其中务本子还编有《照胆台》一书,题“果南务本子编辑并书”,同类书《保命金丹》也署“务本子校书”。据以上,可以知道这些书是晚清时期四川南充以及川东一带人所撰写的^[1]。以今方言区看,这一带同属西南官话成渝片。本文用上述书中所载的俗语词来探寻约百年前晚清时期的南充及川东一带的方音。

根据四川师范大学周及徐近年来的研究,现在四川地区方言主要分为两大方言:一是由湖北湖南等省迁来的“湖广人”说的“湖广话”,主要分布于岷江以北的川东、川中;二是保留明

以前蜀语音系的“南路话”，主要分布于岷江以南的川西、川南。“湖广话即成渝地区方言，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湖广”与“南路”既是当代四川方言的两大分区，也是四川方言元明以来形成的两大历史层次。而对“南路话”在四川方言中的地位，以前的认识却不明确，往往把它混同于湖广话之中，没有认识到它曾是明以前四川话的底层^[2]。下图是据周及徐的研究绘制的当代四川湖广话与南路话分布图，这样的格局大约在百年前就已形成。白色是湖广话区，黑色是南路话区，灰色是两种方言叠置区^[3]。



四川湖广话与南路话分布图

《保命金丹》与《孝逆报》是晚清宣讲小说，向民间宣传忠孝节义伦理道德，对象是普通民众，语言必须大众化。这两本书的作者是晚清南充籍人士，小说的语言应反映了当时当地方言面貌。在《保命金丹》与《孝逆报》写作的晚清时期（约公元1800年以后），南充所在的川中地区应与现在相去不远，其方言

被“湖广话”替代。“湖广话”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特征，例如有四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不分鼻边音声母、后鼻音韵尾 [-iŋ] 变为前鼻尾 [-in]、调值相似等等^[2]。南路话的主要语音特征则有：古入声字今读入声调，果撮帮端知系字韵母读-u，麻三精见组字韵母读-i，通摄入声字韵母读-o，模韵帮系端组字（老派）读-o，等等^[2]。比如南路话的“多” [tu]，成都人听起来是“都”；南路话的“姐” [tɕi]，成都人听起来是“几”；南路话的“木” [mo]，成都人听起来像是“摸”；南路话的“肚” [to]，成都人听起来像是“舵”。本文用成都话语音代表湖广话，用四川蒲江的蒲江话语音代表南路话，与著作中的方言口语词做比较，找出文献中隐藏的方言语音信息，分析当时的南充话语音特点，找出文献材料的基础方言与湖广话和南路话的联系。文中所用的成都话和蒲江话的语音来自周及徐等著《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4]。为方便阅读和印刷，文中使用两套标音：首先为方便读者，用一套近于汉语拼音符号标出今读音。由于多数四川话不分平翘舌，统一用 z- c- s- 表示 [tʂ- tʂh- ʂ-] 和 [ts- tsh- s-]；用 j- q- x- 表示 [tɕ- tɕh- ɕ-]；由于四川话泥来母洪音字不分鼻音边音，统一用 l- 表示 [n-] 和 [l-]；用 i 表示 [ɿ-] 和 [ɿ-]。另一套是方括号内注的国际音标，声调用 1、2、3、4、5 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文中的中古音采用的郑张尚芳的构拟音。

二

1. 沿 “无有盘费怎回郡？万般无奈化沿门。”（《保命金丹》第6页下第2行）这里该是“缘”，“化沿门”即“化缘门”。沿，成都话音 yuan2 [yɛn2]^[4]，与“缘” yuan2 [yɛn2]^[4]同。普通话“沿”失去合口，音 yan2 [ian2]。作者可能文化水平不高，在写文时把“缘”写作同音的“沿”。这里“沿”字音与成都话同。

2. 攥：“将夫所寄之丝厘不用，概拿放帐生息，另外找来攥口。”（《保命金丹》第8页下第2行）“攥”在这里的意义是辛苦挣钱养家。成都话有相同的词，音 pan2 [phan2] 写作“盘”，例如“你妈好不容易把你盘大”。本字不明。

3. 搭搭：“却说是年，李短搭搭带领人马忽扰五通桥。”（《保命金丹》第8页下第8行）“搭搭”指辫子，一般写作“搭搭”，都是以字形表音 da2 [tA2]，本字不明。成都话也用此词，见于李劫人《死水微澜》（1935年作）。

4. 凭 “忙取下和灰捏溶，涂于面上，装扮停妥，凭于床角微作呻吟之状。”（《保命金丹》第9页下第5行）这里用的本字。“凭，《广韵》扶冰切，平声蒸韵并母。上古即有‘靠着’义。中古音 [biŋ] 平声，西南方言变为 [phən1]，阴平送气，本当为阳平送气。成都话和南路话同音 [phən1]。”^[5]湖广话和南路话皆有此词。

5. 刻 “你这叫化女，终惯不得，刻到处讨点吗，未必要我吃一辈子不成？”（《保命金丹》第10页下第8行）这里该是

“去”。去，《广韵·御韵》丘倨切^①，御韵溪母，“离也”。中古音 [ki_l] 去声。普通话与成都话中声母腭化，音 qu₄ [tɕhy₄]^[4]。文中用“刻”字表明了两条语音信息，一是当时的南充话“去”的声母未腭化，保留古声母，音 ke₄ [khe₄]，与“刻”同；二是“刻”是一个入声字。《广韵·德韵》苦得切，德韵溪母，“刻镂也”。在湖广话中有去声一读，如“刻刻” [khe₄ khe₄-1] (指刻度)，此音未入《广韵》。“去”用去声的“刻”音来标音，说明当时的南充话“刻”与湖广话“刻”同，都是去声。今四川方言也有“去”读 [khe₄] 的，在川东、川北以及西昌等地。

6. 欠 “那时儿才离怀抱，早夜欠罢把心操。”(《保命金丹》第18页上第5行) 这里的“欠”指想念，成都话有相同用法，音 qian₄ [tɕhan₄]，本字当是“牵”字的去声一读。《广韵·霰韵》：“牵，牵挽也。苦甸切。”由“牵挽”以比喻心中牵挂，由此义引申指想念。声韵调俱合。《汉语大词典》在“牵” qian₄ 字条下收“挽船的绳索”一义，失收此方言义。

7. 角 “进庙把揖作，偶遇美娇娥。年方十三四，名唤焦菱角。”(《保命金丹》第20页上第1行) “角”与“作”“娥”相押。成都话这三个字的韵母都是-o，此处三字相押，证明在这里三字的韵母同成都话一样相同，都为-o。角在中古是入声字，成都话入归阳平，有文读 jio₂ [tɕio₂]、白读 go₂ [ko₂]^[4] 两个读音。说明当时的南充话和成都话一样，“角”字音 jio₂ [tɕio₂]，或 go₂ [ko₂] 声母不腭化，与普通话的读音 jiao₃ [tɕiau₃] 不

^① 据周祖谟校，《广韵·御韵》“去”“近倨切”当为“丘倨切”。

同。同时，“角”为古入声字，与“作”“娥”这两个非入声字相押，也反过来说明了当时的南充话已经是入归阳平的湖广话音系，不同于入声独立的南路。南路话“娥”韵母是[-u]，不与“角”“作”的[-o]相押。

8. 披 “谁知人难满百岁，竟跨青鸾瑶池飞。母泪命儿速来把孝披，到此难将伯母会。”（《保命金丹》第21页下第1行）这段韵文表明，“披”的主元音和韵尾与“岁”-uei、“飞”-ei、“会”-uei同，都是-ei。披，湖广话和南路话音 peil [phei]^[4]，这里南充话“披”音与今天四川话同，不同北京音 [phil]。

9. 谷（穀：“卿有两个角，水里作绣阁，皮肉白而嫩，外面是黑谷。”（《保命金丹》第27页下第4行）前文已证得，“角”的韵母是-o，这里“阁”“谷”与“角”相押，说明，它们的韵母也是-o。阁，《广韵》铎韵开口见母，古落切，成都话音 go2 [ko2]^[4]，这里与成都话音同。谷（穀，《广韵》屋韵合口见母，古禄切，属于通摄字。南路话“通摄入声帮知系、端泥组读-o”^[2]，谷（穀）蒲江话音 go5 [ko5]^[4]，小说中该字在这里韵母读同南路话。成都话“谷”音 [ku2]，不与“角”“阁” [ko2] 同韵。

10. 喫 “那时节我的儿八岁未滿，徒喫得做不得。”（《保命金丹》第32页上第3行）“喫”义同“吃”，原文“吃”和“喫”两用。喫，《广韵·锡韵》苦击切，属锡韵溪母，中古音 [khek]，“喫食”。吃，《广韵·迄韵》居乞切（依周祖谟校），属迄韵见母，中古音 [kit]，“语难，汉书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也”。按照语音演变规律“喫”今音当为 qi5 [tʃhi5]。南路话有的点仍用该词，音 qi1 [tʃhi1]^[4]。而今用原来表示口吃的

“吃”字表示吃饭,今普通话音 [tʂʅ1],今湖广话音 [tʂɿ2],广泛用于北方方言中,成都话也是如此,皆不合于古音。这说明在晚清南充话中,北方方言的“吃”已经进入四川,所以与“喫”两存。如今的湖广话,则“吃”完全替代了“喫”。

11. 馮: “莫怨莫馮脸莫使气,总要耐烦。”(《保命金丹》第33页上第3行)指板着脸,给人脸色看。成都话有该用法,音 ma3 [mʌ3]。

12. 挪 “清贞受痛不过,挪住棍子哭道 ‘哎呀!婆婆啍’”(《保命金丹》第37页上第4行)这里的“挪”该为“拉”。《孝逆报》:“假妆骇人把颈挂,又去跳水望人挪。”(第36页上第4行)其中的韵文也表明“挂”和“挪”相押,它们主元音一致,都为-a,再串联文意,证明当时“挪”读为“拉”字。在普通话中“挪”音 [lɔ2]。挪,《广韵》歌韵开口泥母,诺何切,中古音 [nɑ] 平声。随着语音演变,泥来母字洪音相混,加上语音变化滞后,挪到作者的年代就音 la1 [la1]了。老成都话“挪”仍读 [la1]。这也反映了四川方言泥母和来母字洪音相混的特点。这一条可见作者的湖广话语音。

13. 它 “你这来难婆,做事太凶恶。媳有那些错?乱将脸皮割?快与我说破,不然扯几它。”(《保命金丹》第38页下第2行)“它”该为“砣”。《孝逆报》中也有相同的用法“蔡氏将半肥半瘦的切几大它,回锅时就拈一它在口里,几嚼就吞。”结合文意,容易推断出“它”实为“砣”。它,歌韵透母字,托何切,中古音为 [tha] 平声。由于“它”现在是一个常用字,所以不管是成都话还是普通话都音 ta1 [tha1],与中古音基本无差。由此推断,当时的南充话“它”音 to1 [tho1],所以用

“它”代替“砣”，证明“砣”在当时与“它”同音。砣，《康熙字典》：“〈五音集韵〉：‘徒和切。’”按照语音演变规律，“砣”字当为阳平，“砣”音 to2 [tho2]，韵母与“挪”“它”相同。在小说中，“它”音 [tho2]，口语量词，常用。今音 [tha1]，书面语代词，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后传入的。这一条的韵字“婆、恶、错、割、破、它（砣）”，湖广话皆是-o韵，说明了作者的湖广话口音。而南路话这字些分属不同的韵，是不相押韵的。

14. 嚙 “是是是，低头一嚙，这件事我到明白。”（《保命金丹》第42页上第1行）成都话有相同的用法，音 me3 [me3]^[4]，指默默思考，本字就是“默”。

15. 街 “四处欠下债，归家把箱开。将银钱偷出外，定是游花街。”（《保命金丹》第47页下第1行）韵文表明，“街”与“债”“开”“外”押韵，韵母同为-ai，与成都话、南路话皆同。

16. 弼 “弼着腰抱着胸两眼哭滥，诉不完奴苦情”（《保命金丹》第53页上第4行）成都话有相同用法，音 juan1 [tɕyan1]，本字不明。

17. 逗 “正江无奈只得依从，众皆欢喜，见彼有钱二串，遂商议逗分子买大腊火炮。”（《保命金丹》第56页下第7行）成都话有相同用法，音 dou4 [təu4]^[4]，义与“凑”同，这里不是本字，只是用同音字表音，本字该是“斗”。斗（繁体作鬪），《说文解字·鬥部》：“鬪，遇也。从鬥斲声。”段玉裁注“凡今人云鬪接者是遇之理也。”本义是“遇”，引申指“合拢”“凑”，例如成都话“凑份子”“斗 [təu4] 钱”，是参与人把物或钱集中起来，

是物和物、钱和钱的相遇^{[6]43}。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皆同。

18. 尽 (儘: “二子是个闲人, 喜欢贸易, 颇几百串钱不上算, 尽他两个去做。” (《保命金丹》第 63 页上第 7 行) 成都话有相同用法, 音 jin3 [tɕin3]^[4], 指放任、听凭。《汉语大词典》“儘”词条下第 5 条解释 “一任; 听凭。”元无名氏《九世同居》第二折 “与我请个明师, 立一个义学, 但乡中人家孩儿, 尽他来读书。”今湖广话和南路话此条同。

19. 燉 “我不免颇着性命倒卧冰上, 借我身上这点热气把冰燉开。” (《孝逆报》第 112 页上第 1 行) 《蜀语》: “火炙曰煇, 又曰燉。○煇音考, 燉音霄。” (第 9 页 “‘烤 [khau3]’字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皆用, 明时通语。《广韵·业韵》: ‘霄, 虚业切。’《集韵·业韵》: ‘燉, 迄业切, 火迫也。’南路话用此字, 读 [xie5], 入声, 指逼近旺火, 感到热气灼人, 例 ‘炉子火旺, [xie5] 人得很。’成都话不用此词。”^[7]燉字《广韵》《集韵》皆无, 但是从声符来看, 音当同“燉”, 用法也与之相同, 本字该是“燉”。又“燉”是一个南路话词, 证明当时的南充话中有南路话词。

20. 朵 “打熄火一概不像, 只剩得几朵土墙。” (《孝逆报》第 15 页下第 8 行) “朵”在《广韵》中为果摄字, 文中本字该为“堵”。堵, 在中古属于模韵字。南路话“模韵帮系端组字 (老派) 读-o”^[2], 读同成都话果摄, 与“朵”音同。此条说明当时的南充话有南路话成分。

21. 细娃 “细娃年轻不知啥事, 再等三五两载□与他夫妻完配, 岂不是好?” (《保命金丹》第 34 页上第 5 行) “细”表示“小”, “细娃”就是“小娃”。《汉语大词典》“细”词条下

第 10 条解释“年幼”。宋曾巩《上欧阳舍人书》：“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细娃”今四川湘方言区有用此词。

22. 搥 “仙手执棍子周身搥，看你耐烦不耐烦。”（《保命金丹》第 37 页上第 1 行）成都话有相同用法，音 can3 [tshan3]，指用手抽打。这是一个“成都话的承古方言词”^[8]。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皆同。

23. 夺（擗）：“顺手摩根簦竿，向良材身夺去。”（《保命金丹》第 68 下第 4 行）这里的“夺”本字有两说。一说是“剗”。剗，《说文解字·刀部》：“刊也。从刀，戠声。”本义是“削、删除”，引申有“刺”的意思，《中华大字典》：“亦刺也。”《史记·张耳陈余传》：“吏治榜笞数千，刺剗，身无可击者。”《广韵》：“涉劣切。”现代汉语普通语音 do1 [to1]，根据《广韵》的注音，该字应是入声字，成都话入归阳平，音 do2 [to2]，与“夺”do2 [to2]^[4]同音。一说是“戳”。戳，成都话音 co2 [tsho2]^[4]，口语亦音 do2 [to2]^[4]，成都话音 do2 [to2]^[4]，与“夺”do2 [to2]^[4]同音。今湖广话和南路话皆同。

24. 秘 “霎时痰吼气已秘，骇得孩儿魂飞。娘死犹如长江水，滔滔流去永不回。”（《保命金丹》第 81 页上第 7 行）根据文意这里的“秘”该是“闭”。根据韵文，“秘”与“飞”“水”“回”相押，韵母为-ei，说明这里“秘”音 bei4 [pei4]，老成都话今尚有此音。当时，“闭”与“秘”同 bei4 [pei4]，从音理上是可能的。闭是蟹摄开口四等字，中古音为 [pei] 去声，与中古音相同。这说明当时的南充话“闭”的读音保留了十分古老的蜀语音。

三

《保命金丹》和《孝逆报》作为口语性十分强的晚清宣讲小说,其中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方言信息,对著作中的语言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保》《孝》的大部分词语与成都话代表的湖广话相同,有“沿”“攥”“蹉蹉”“欠”“角”“罅”“嚵”“弼”“逗”“它”“夺”等共11个词语,占所选词语的绝大多数;二是《保》《孝》的少数词语也反映了南路话特征,如“谷(穀)”“嚵”“燻”“朶”;三是,《保》《孝》的一些词语现在通行于整个四川地区,南路话和湖广话都用,如“凭”“披”“街”“尽(儘)”“搵”。

以上词汇说明了作者的湖广话口音。入声字“角”能与非入声字“娥”相押,说明了当时的南充话已经是入归阳平的局面,不同于入声独立的南路话;而“它(砣)”与“婆”“恶”“错”“割”“破”相押,也是湖广话特征。因为在南路话中这些字分属不同的韵,是不能押韵的。

作者描写的语言中也有少量的南路话的成分。谷(穀)音 go_2 [ko_2], 谷在中古属于通摄字,当时韵母读 $-o$ 是南路话“通摄入声帮知系、端泥组读 $-o$ ”^[2]的特征,比如蒲江话谷(穀)音 go_5 [ko_5]^[4], 而湖广话要读 [ku_2]。此外,“堵”字写作“朶”说明读“堵”音 to_3 [to_3], 堵在中古属于模韵字,当时韵母读 $-o$ 符合南路话“模韵帮系端组字(老派)读 $-o$ ”^[2]的特征,而湖广话要读 [tu_3]。

《保命金丹》和《孝逆报》词汇的上述语音信息,证实了晚

清（约公元 1800 年以后）的南充已经处于湖广话区，当时南充话属于湖广话；另一方面，作品中描写的少数语音现象，也反映出当时的南充地区保留了一部分《蜀语》旧音（今表现为南路话）。

参考文献:

[1] 汪燕岗. 清代川刻宣讲小说集刍议——兼述新见三种小说集残卷 [J]. 文学遗产, 2011 (2): 137 - 140.

[2] 周及徐.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J]. 语言研究, 2012 (7): 65 - 77.

[3] 周及徐. 传播与演变——明清四川方言以来形成概述 [C] // 语言历史论丛 (第十四辑). 成都: 巴蜀书社, 2020 (1): 73 - 85.

[4] 周及徐等著. 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 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

[5] 周及徐. 成都俗语本字 24 例 [C] // 语言历史论丛 (第九辑). 成都: 巴蜀书社, 2016: 144 - 156.

[6] 左福光. 宜宾方言本字考与宜宾湘语研究 [M]. 成都: 华文国际出版社, 2016.

[7] 周岷, 周及徐. 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 [J]. 语言研究, 2016 (3): 23 - 26.

[8] 周及徐. 成都方言本字 26 例 (续一) [C] // 历史语言论丛 (第十三辑). 成都: 巴蜀书社, 2019 (2): 1 - 16.

(He Liang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 Chongqing , 401331)

Dialect Words and their Phonetic Features in Propaganda Novel
Bao Ming Jin Dan and *Xiao Ni Bao* of in late Qing Dynasty
Sichuan *Wang Jundan , Zhou Jixu* (191)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dialect words from the Novel *Bao Ming Jin Dan* and *Xiao Ni Bao* which are both popular preach novels of Sichuan Province in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present Huguanghua (湖广话) dialect and Nanluhua (南路话) dialect of Sichuan dialects , considering their phonetical and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oday's Sichuan dialect words , finding Huguanghua dialect had become the dominant dialect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Nanchong (南充) city of Sichuan , which prove the history that the immigration were from Huguang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immigration's completion time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dialect in late Qing dynasty; Nanchong area; huguanghua dialect; nanluhua dialect

(Wang Jundan , Zhou Jix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 Chengdu , 610068)

Study of the Phonetic System of Guangfu Speech in Zhongjiang
City , Sichuan Province *Gu Ting* (20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ech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the field work in Guangfu (广福) Town , Zhongjiang (中江) County , this paper sums up the phonetic system of Guangfu dialect. Since